

一头狮子一样的米勒

在没有燃烧红一片森林的时候。
这个燃烧着的秋天,先让一头狮子一样的诗人米勒,把自己燃烧成一片枫叶。

一个醒在一座大山里的早晨,一头狮子一样的米勒,正在孤独的土地上孤独地游走。这里距离贝尔格莱德,应该是战争与和平的距离。被战火覆盖着祖国的诗人,在没有硝烟的地方,压抑得太久的血管,突然遭遇爆裂。

这个早晨,遍野的鲜花与空气,在为诗人营造出来的田园风光里,一头狮子一样的米勒,抵挡不住内心的冲动,把没有在战场上抛洒掉的,剩余下来的血液,从他笔挺的鼻腔里,怒吼着抛洒在:

一片烂漫的野菊,和一块白纸上。
我看见的时候,这头狮子一样的米勒,正伏在一块爬满鲜花的石头上,蘸着整个塞尔维亚,剩余下来的鲜血,一个人静静地写诗。

鸽子不在天空

或许是天空中,隐埋着太多的战火。
迫使升上贝尔格莱德头顶的鸽子,像降半旗一样,降下自己受惊的身子。
几个世纪了,这片烟熏火燎的天空,不再是鸽子放飞翅膀的天空,不再让一群沿萨瓦河上下漂泊的人,穿过白桦林疯长的长发,能抬头听见,隐在云朵深处的鸽哨。
只有烧焦羽毛的战火,雨雪一样落满,塞尔维亚的心脏。就像这条,流淌着斯拉夫语的萨瓦河,不知道自己已被割碎在几个国家里。
就像我们的翻译汉娜,不敢再喊她一声母亲河。
这些降半旗一样降落的鸽子,还有魂魄为天空上升吗?
在贝尔格莱德,像失去天空的鸽子,一样懒散的人群,满

街游荡着。
鸽子不在天空,陈旧在萨瓦河上的贝尔格莱德,也不在自由的天空。
谁能从心里,伸出连接云朵的双手,送这些鸽子上升?

夕阳里的城堡

所有的石头,都被夕阳磨旧了。
都蹲在城堡的某一个角落里,想撩起身边的萨瓦河,洗

塞尔维亚记

□耿翔

一洗箭镞留下的,古老的伤痕。
隔着一片水声,我带痛伸出去的手,停在被夕阳无限放大的石头上,抚摸浸在血渍里的纹路。我迟钝的手指,突然触到城堡的心脏,还在微弱地跳动着。
我后退几步,看夕阳把众多的石头,怎样幻化成狮子。我只有转身,看夕阳从城堡的,一个苍老得没有声音的,尖顶上突然跳出去,用一片被萨瓦河水浆洗过的黑衣,覆盖一堆罗马时代的石头。如果我有胆量,一个人坐在这样的夜晚,会听到狮子的吼声,被时间藏在石头里。
这个时候,我很想借助神力,从一块带有箭伤的石头上,提取几千年前,一个摸过这块石头的人,留下的体温。

铁托,铁托

时间把一个,燃烧着的人突然熄灭了。

临波楼旧事

□吴永雄

一个春雨绵绵的早晨,我们相约来到与永宁梅林仅有一水之隔的港边村,走进静处海湾又风光无限的临波楼。

闽南侨乡深藏着不少装饰华丽、用工考究、设计精巧的华侨古民居。有人说,临波楼建筑艺术既有西方风格,又有闽南特色。那花窗外的窗框图案,都是西欧式的设计,尤其是二楼顶的匾额上地球形状、展翅欲飞的雄鹰(“文革”中已被捣毁),都在展示楼房主人浓郁的西方艺术情调。进入庭院,风窗式的围墙,长方形的条石,经过能工巧匠加工之后,光泽美观,非常气派。那花岗岩铺成的石埂,更显出洋楼的高雅、大方。护脚架屋檐上的花鸟图、鹿虎图,色彩斑斓,栩栩如生;那墙壁上大幅的砖花图,深雕细琢,异常精巧,使人驻足观赏,不忍移步。小天井和曲尺形的两层护廊,峻宇雕墙,颇具闽南建筑特色。

据临波楼族人介绍,洋楼主人李德培,年少勤勉,胸有大志。抗日战争期间到了菲律宾,先在亲戚开的公司任职员,后与兄弟合作,另立门户。事业有成后,为实现父亲的愿望,回家乡择地建业。事后,经诸亲朋故旧鼎力相助,又有贤妻邱玉燕亲自料理,工程进展顺利。李德培身在菲岛,无暇顾及,得以竣工,满心欢喜,自感创业之艰难,遂成先父之遗愿,特勒石为记:“一九四七年夏归省,先父以建屋事余辈,予不肖心自许,思有以副严望。孜孜矻矻,寸积铢累,于去年春着手进行,寻以非商况,转淡暂寝。是岁之夏,先父弃养,弗克亲视其成,殊可憾耳。今春勉力兴建,诸多顺遂,工坚料实,完成及时,俾我安居,敢求华瞻,愿诸后辈,期体创业维艰之意乎。予羁旅海外,未获躬与擘划,凡诸工程,悉委玉燕理之,多蒙诸亲故鼎力襄成,并志此谢。一九五三年花月念日奠基,一九五三年阴月 日落成。李德培立。”

族人还介绍,李德培父亲李祖菁,早年从永宁洋厝迁居港边,靠着港口的地理优势,筑路修码头,办起“福兴”商号,与台湾通商贸易,专营木材、大米、瓷器等生意。商号贸易发展甚为迅猛,许多港边人和族人都在“福兴”商号谋生,李祖菁很快成为大富人家。祖菁为人慷慨,乐善好施,闻名遐迩。至今大门边的墙壁上,安放着火岗岩石匾,上书“以德为邻”四个大字,十分醒目。《论语·里仁曰:“德不孤,必有邻。”宋文学家苏东坡《道德》曰:“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世说新语·贤媛》曰:“百行以德为首。”强之以道德为准则,重之以行为高尚为君子。这是李家的祖训,到了李德培这辈人,立此为记,让后辈人永世不忘。李祖菁共有6个儿子,依次是德鉴、德南、德谦、德琳、德培、德力,还有4个女儿。这些儿子,除德力外,全部送往菲律宾发展,让其在海外奋力励志,建家立业。

从这栋洋楼里,走出两位响当当的人物,一位是著名女科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李爱珍,另一位就是泉州府小学会考甲等第一名、石狮解放初通过民主选举的港梅乡第一任乡长李德力。小时候的李爱珍,就读于村里陶青小学,聪慧好学,性格开朗。她初中到晋江南侨中学读书,高中往泉州一中就学,每周都回家陪伴母亲,直到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才依依离开故乡。李德力(1918—1999年)是李德培的胞弟,曾就读于厦门大学,师从卢嘉锡教授,研精覃思,博闻强记,通达古今,学贯中西。临波楼《兴建小记》碑文,就是出自李德力之手。他虽然出生富贵人家,但同情穷人,追求进步,青年时期与中共地下党多有往来,其重要人物如许集美、黄超尤、施海滨、侯如海、杨竹志、刘培香等人。这些人到永宁指导和开展地下斗争时,都住在港边。实际上,李德力的家(旧厝)就是地下活动的隐蔽点。我们还了解到,李德力作为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找科学救国之路,他准备到国外深造,但当他办好去比利时的手续时,他毅然放弃了。李德力深信,新中国需要他这样的人才,他决心留下来,为祖国建设贡献毕生精力。

一楼的东面榫头里,至今还存放着二胡、洞箫、琵琶、小提琴等乐器。听老人讲,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心存社稷的李德力有时会站在沙滩上(说准确点,就是家门口),伴着滚滚的波涛,拉起他心爱的小提琴。这乐声,有着年轻时思想激进满腹诗书的浪漫,有对山河破碎世道不公民穷国弱的愤懑,有对天将破晓一轮红日即将升起喜悦。当年的港边人,许多人只知道他是李家公子,却不知道他还是一位激情沸腾的热血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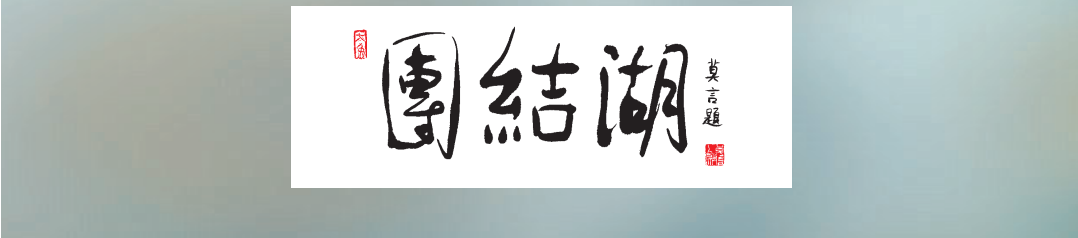
我们顺着木梯登上二楼屋顶,抬头向着大海望去,不远处的晋江深沪湾,已被眼前的高楼大厦挡住视线,看不见美丽的港湾,只有街口沙滩依稀可辨,谁能想到,原先临波楼的围墙外连接海滩,天然良港就从这里延伸而去。如今这美景消失殆尽,生态破坏如此惨重,怎不令人痛惜之至!在临波楼的围墙边,紧挨着菲律宾“钢铁大王”詹杉的豪华建筑群,如今也只剩下残垣断壁,穷困厄巷,只有荒凉的宅基上生长起来的杂树,在海风中发出嗖嗖的声音,引我们无边之遐思……

令人高兴的是,随着石狮文化事业的迅速推进,石狮市文联在最近举办的中国作家聚焦“质量石狮”文学笔会中,举行了临波楼文艺创作基地揭牌仪式,拟把这座玉宇般的洋楼办成石狮市文学艺术界聚会、研讨、创作、联谊的活动室,整理展出临波楼历史人物照片和詹杉住宅群遗址图片,挖掘和宣传藏于民间的华侨古民居,与距离不远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永宁老街及古卫城、城隍庙、镇海石等景点交相辉映。

离开临波楼,我们漫步在港边的古街上。两旁的店铺,由于历经沧桑,大部分已经坍塌,面目全非。一些保留较好的店面,还能看出昔日繁华的景象。村里群众告诉我们,当年与台湾通商鼎盛时期,古街连着渡口,商船的货物都从这里登岸流向各地商埠。古街有鱼行、商行、货栈、食杂、钱庄、酒肆、客栈、药堂等等,商贸巨富云集之时,人走在古街上,熙来攘往,川流不息,擦肩而过,一片盛况。此时,面对衰落的古街,我们想起有着先人耕海智慧的港边人,今日身处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定会借助港梅码头辐射之力,大力发展海洋经济,重振港边贸易之雄风。



自然万象——葵花盛开 李江峰作



蓝湖泊 白湖泊

□刘志成

浓烟似的雾色越走越淡,海面上只剩下—滩乳蓝色的忧郁。

四周高耸的沙丘散发着野性的气息,排山倒海地压了过来,仿佛要合拢。不知何年何月,这条曲曲扭扭的沙谷中忽出一泉,久而久之便围成一个深不可测、约五六里方圆的海子……定格在时空里的一场自然的野蛮践踏,勾住了你染上泥土绿斑的苦难信息;凝固了的触目惊心比荒天更有更深的苍茫。怀抱诗歌走进大漠,谁说不是走近一种朴素而坚硬的精神?

秋风扬旗的水面,水光如霜,水城宛如一匹蓝布招展。阳光将水面镀得绚烂,连同四周的沙丘和岸边人,都绚烂起来。

水面上惊起了一群鱼鹰,沿着一种高度扶遥。海子也受了感染,哗啦哗啦的激情塞满了这偌大的世界。阵阵浪头如奔驰的千军万马,制造了一片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壮观,分不清哪是蓝格瓦瓦的海,哪是蓝格莹莹的天,哪是自己。你完全走进一幅裸露在现实之上的蓝色意象画。

这是毛乌素为我们保留至今的一个心灵之乡。一片树林环起来,更是涨满了一种神秘。滚保是蒙古语,好多本地人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黄昏时分,沙鸥飞翔,鸣声四起,海被鸟歌摇得清脆又深沉。白莲花在水面摊开,一个季节就立定在莲绿里了。莲绿悠悠在日子里,日子悠悠在清波里,鱼儿交给莲香的一生,是多么富足。月圆之夜,倘你伫立海边,有清越的音乐声渗在碎银一样的月光中流

连同他身边的,这些铁一样刻满斯拉夫语的火炬,也一起熄灭在多瑙河边。

我不想问蓝色的水,也不想问蓝色的音乐,只想问这么多被时间熄灭的火炬:

躺在他寂寞了很多年,依然贴紧大地的身边,还不想,听从风的召唤,在巴尔干燃烧?

这样的问题,对被战争洗劫得更沉静的多瑙河,只用一些浅层流动的水声,就可以回答,就可以撩起我身上,还沾带着东方泥土的衣襟,把一曲医治创伤的音乐送过来。

铁托,铁托,允许我踩着—缕从左边的松林里,漏出来的夕阳,直呼你被火炬环绕着的名字。然后听右边的多瑙河,有没有蓝色的回声。

大片的玉米地

看见大片的玉米。
在贝尔格莱德郊外的田野上,怀抱着残存在战火里的秋天,依然成熟着。我在关中平原上,和平地看惯玉米的眼睛,突然热泪盈眶。

玉米!玉米!
我像呼唤父亲一样,在心中呼唤了多年的玉米,不只站在关中平原温暖的心脏上,而在地球向西的,一个叫多瑙河的岸边,它也是普救苍生的,一种很高贵的粮食。
一种在战火中,咬牙站着的,上帝手中的粮食。

玉米!玉米!
我应该把自己的右手,放在左边的胸脯,在亿万米的阳光照耀到的金色上。

一厘米—厘米地剥认战争,留在一粒玉米,或一位塞尔维亚人心里,的,金色的伤痕。

我要从中提炼出,和平岁月里的,一种庄稼的信念。
倒退着身子,让亲人一样扑过来的玉米,把我推倒在一块玉米地里。我要匍匐着贴紧,在死亡前暴露出泥土的根系,替它们最后一次,在大地上呼吸。

“仙居”这个地名很神奇,顾名思义就是“仙人居住的地方”。

我是揣着仙居县文联的邀请函、怀着一颗好奇心飞往仙居的。儒雅的县委书记单坚初次见面即侃侃而谈,迫不及待地会与作家、诗人们推介打造“碧水蓝天,绿野仙居”美丽乡村的宏图愿景;在单书记眉飞色舞、颇具煽情意味的讲解中,作家、诗人们显然受到了极大的感染,情动于心,喜形于色,一个个好像马上也要变成“神仙”似的。

我上网去搜索,“仙居”既有来头又有出处: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仙居置县,名“永安”;五代改县“永安”;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宋真宗皇帝钦慕此地“洞天名山,屏蔽周卫,而多神仙之宅”,龙心大悦,欣欣然下诏改“永安”为“仙居”。对此一说,仙居县文联主席陆原先生颇引以为自豪,谓“言之凿凿,有史可考”也!

接下来的两天采风活动,自然仍以寻觅仙踪、仙宅为主旨。但无论导游小姐怎样口沫横飞、绘声绘色讲述各路神仙的奇闻轶事,我心中均不以为然,视作牵强附会之乡野传说耳。

及至踏访有“江南第一书院”之称的桐江书院,方令我肃然起敬。桐江书院系宋乾道(公元1165—1172年)方祈所建。方祈者,号称“东南学者表正之师”也,故桐江书院创办伊始,即声名远播,气象万千,“四方之学士文人,负笈从游者尝踵相接”。我们穿行于阡陌回廊、殿堂齋舍之间,仰观鼎山叠翠,俯察鉴水萦回,漫忆古树烟柳,追寻朱熹、王十朋等名流巨擘讲学之踪迹,深为文脉之丰沛所折服。陆原先生则大发思古之幽情,一路娓娓道来:仙居崇文重教,创学宫,扩文庙,开儒学之风气,兴科场之宦业,历朝历代进士及第者达243人;时台州广辖6县,惟历史上进士第一人出于仙居,进士第二人还是出于仙居。

此前,我曾认真观赏过中央电视台播映的《科举》文化专题片,对这种公平竞争、广纳天下贤士的官场选拔制度极表赞同。243位进士呵,倘若将他们寒窗苦读、考取功名的锦绣文章排列起来,会是一幅何等瑰丽壮观的长卷……仙居了不得,难怪连朱熹老夫子也会发出“地气尽垂于此矣”的感叹!

夜不能寐,细细披阅史籍。我更惊讶于仙居历史之悠久、文化底蕴之深厚:境内有距今约9000多年新石器时代的下汤原始社会村落遗址,有中国首次发现、具有重大考古价值的春秋时期广度古越族文字和浙江首次发现的汉代朱溪岩画,有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照明路灯——石柱灯,有至今尚未被破译的国内八大神秘古文字之一的蝌蚪文,有“江南第一古寺”石头禅院,有“道教第十洞天”括苍洞,还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唐宋元明清时代的民俗民居活标本”皤滩古镇建筑群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高迁古民居,以及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针刺无骨花灯等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代名人竞风流:晚唐著名诗人项斯、元代大书画家柯九思、明代勇士严嵩的左都御史吴时来等,如群星璀璨辉映在仙居的历史天空。

当波音747飞机穿云破雾飞返北京时,舷窗外白云如雪、碧空万里,顿觉心旷神怡。我心中豁然开朗,在仙居两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犹如大写意的水墨画一幅幅叠映在眼前:偏居浙江一隅,大雷山横亘南北,永安溪纵贯东西,集山水之灵气,得江南之毓秀,重峦叠嶂,曲溪回环,正如清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的稼堂先生游历后,极表赞叹曰:“天台幽深,雁荡奇崛,仙居兼而有之。”

尤为可喜的是,当今政府励精图治,深谙科学发展之真谛,实施“生态立县”之战略,拥抱绿色理念,新开放的神仙居景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火山流纹岩地貌典型,流泉飞瀑,奇峰险崖,云海雾涛,四时之景各异,集“奇、险、雄、清、幽”之大成,汇“峰、瀑、潭、溪、林”于一体;新落成的“仙居绿道”从县城始发,循母亲河永安溪曲折绵延,于遮天蔽日的绿色旷野间伸展前行,揽山林、碧水、田畴之情韵,契合城乡空间、人文景观、文化遗迹之意蕴,散步的游人、骑自行车的游人,或欢天喜地、或闲适散漫,一拨拨融入苍苍茫茫的绿色之中,于是苍翠的大地便萌动着生命的新鲜演绎。近年来,仙居喜讯连连,相继荣膺“国家生态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慈善文化之乡”、“中国杨梅之乡”、“中国有机茶之乡”、“全国有机食品生产基地”、“中国工艺礼品之都”、“长三角最佳慢生活旅游名城”、“浙江省十大养生福地”等诸多美誉,乃名不虚传也!

仙居——大自然馈赠的一方风水宝地、人间乐土,其妙曼难以言说——这才是真真切切“仙人居住的地方”啊!

形象,但农民依然渴望走进城市。被嘈杂和冷漠烦透了的城市,又将羡慕谁呢?

像花马池之类的海子,不产鱼,只产些白生生的盐碱。海水浑浊,味也苦涩。但是白色无疑让它拥有了一个高度,如天边的虹,横陈在农人的目光之上。北风呼啸,水面上结霜加厚,白茫茫一片。雪景中的意境,偶尔会传来喊号民歌的声音,冬天顿时暖了起来。而夏秋农闲,盐粒沉在水中,青白一片,白色在劳动深处扬花抽穗,一天下来,干活人成了童话世界里的“白雪公主”。当你摄人像孕妇一样丰满的白色,你的目光能不动起来吗?能不感到生命的真实吗?离开了土地,人类还能收获什么?人生,不只是向土地吮吸,更重要的是留下一些什么。但这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谁又能改变心灵和现实的方向呢?一面是淳朴的源地,一面是淳朴的阴谋构建的城堡,你又该如何穿越呢?

白生生的纯碱、亮晶晶的食盐,被一辆辆大卡车运向四面八方。沙漠里的白色,渐渐被远方的人们知晓。一年又一年,在一群又一群远方汉子的青睐中,春色恋上了大漠。农人们住在湖泊的风景里,湖泊在为他们的生活奠基。他们交给湖泊的一生,显露着一种怎样的幸福呀。白色,谁说不是农人梦想的呢?谁说不春天的一种颜色呢?

岁月在湖水中走动。与毛乌素共守淳朴的依然是那一个个幻美的湖泊。在物质的旗帜里,它该是医治一些农人追慕城市嘈杂与逃离的液体吧。

妙说仙居

□张胜友